

書叢事時年青

退打決堅 攻進狂猖的級階產資



版出社版生年青東華

前言

粉碎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猖狂進攻，是一場激烈的緊張的階級鬥爭，每個青年、青年團員和青年幹部，必須全力參加這場鬥爭，並從鬥爭中來嚴格的鍛鍊自己。爲了要在鬥爭中能更高地發揮積極性，就不僅需要從思想上充分認識這一鬥爭的重大意義，而且應該揭露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本質，認清他們進攻的陰謀詭計，才能樹立起對資產階級堅決鬥爭的勇氣和信心。我們編輯這本小冊子的目的，就是想在這方面起些輔助作用。

在這本小冊子裏，前面四篇文章，是幫助我們從理論上，從總的方面提高我們對這一鬥爭的認識；中間八篇，是揭露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具體事實和他們的陰謀詭計，從這些罪惡事實及其陰謀詭計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資產階級的猙獰面目，我們青年尤其要警惕的，在資產階級使用「打進來」和「拉過去」等卑鄙無恥的手段來奪取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和盜竊國家財富的同時，他們也對我們青年進行着一系列的迫害和進攻，我們有些意志不堅定的青年也會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砲彈」所打中，走上了腐化墮落的道路，在這八篇文章中，有幾篇就是揭露這方面的；最後四篇，介紹了共產黨員、青年團員、青年工人、青年學生們的一些站穩立場、堅決鬥爭的英勇事蹟，可作爲我們青年參加這個鬥爭的範例，從這些範例中，也說明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以及他們使用的任何陰謀詭計，在毛主席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是完全可以擊敗的，我們一定會大獲全勝的！

編者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

目錄

前言

一、堅決肅清資產階級在國家經濟機關中的破壞活動.....	一
二、薄一波同志在北京公審大會上的講話.....	二
三、天津日報發表社論：嚴斥工商界中不法分子的謬論.....	三
四、天津日報社論指出必須粉碎不法商人抵抗反行賄鬥爭的詭計.....	四
五、不法商人的黑心肝.....	五
六、南京營造奸商是怎樣腐蝕幹部和盜竊國家財產的.....	六
七、資產階級派到國營企業中的大竊賊.....	七
八、馮幸彥怎樣被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	八
九、揭穿奸商的陰險惡毒面目.....	九
十、離棄了朱獨清的前途.....	十
十一、我是怎樣被「精衣砲彈」打中的.....	十一
十二、「我做了盜竊國家財富的竊賊」.....	十二
十三、向奸商貪污分子進行堅決鬥爭的千春銀.....	十三
十四、提高警惕，不要被奸商所迷惑.....	十四
十五、團結羣衆，打退奸商新的進攻.....	十五
十六、「我幫助爸爸打破顧慮坦白了偷稅漏稅等不法行為」.....	十六

堅決肅清資產階級在國家經濟機關中的

破壞活動

我們國家的經濟工作部門是和資產階級接觸最多的部門，也是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一個重要對象。近年來，有些工商業資本家在從事市場交易、接受加工定貨和基本建設中，採取了偷工減料、降低品質、抬高價格、掙水搥錢等各種卑鄙欺詐的手段，來欺騙國營企業和經濟行政部門，攫取暴利；在對外貿易中，有進出口商勾結了外國資本家偽造商情、虛設騙局、走私漏稅、背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竊取國家和人民的財富。他們爲了達到這種卑鄙的目的，便不惜採用請客、送禮、借款、回扣、行賄、入股、分紅等各種違法的手段，設置了許多圈套，來勾引和腐蝕國家經濟部門的幹部，使這些幹部成爲他們利用的工具，成爲他們在國家機關與國營企業中的內線，替他們竊取機密，供給情報，利用國家機關的名義，幫助他們違法走私，並在國營企業和私人工商業的交易上，跟他們狼狽爲奸。有些工商業資本家甚至派遣自己的代理人，打入國家經濟行政部門和國營企業中，盤據要津，竊取領導，企圖使某一部分的國營企業變質成爲特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這就是資產階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營經濟機關中進行破壞活動的最狠毒的方式。

三年來，各級經濟行政部門和國營企業從社會上吸收了大批工作人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尚未經過改造的舊商人、舊職員、國民黨反動派官僚機關的工作人員、替帝國主義服務的洋行職員、舊知識分子和技術幹部。他們給國家經濟行政部門和國營企業帶來了許多舊思想和舊作風，帶來了貪污、腐化、鋪張浪費、假公

濟私的資產階級腐化墮落思想和投機取巧、剝削羣衆的資產階級的商業知識和商業經驗。他們中間有許多人 and 資產階級發生着千絲萬縷的社會聯系，使資產階級能够找到門路向經濟行政機關和國營企業進攻。在各級經濟行政部門、國營貿易企業和國營工業中，由於許多領導同志沒有充分警惕資產階級的進攻，有些人滿足於三年來在恢復與發展生產、管理市場、穩定物價以及對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鬥爭中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滿足於國營企業的經營管理工作已經獲得了一些改進，因而忽視了資產階級思想從外部和內部對於國家經濟機關侵蝕的嚴重性。有些人自己的思想受到了資產階級的侵蝕，生活日趨鋪張，講究請客、送禮、拉攏，向資產階級的腐化墮落的作風學習，其中有少數領導幹部和共產黨員已經被糖衣砲彈所打中，勾結私商，營私舞弊，成爲盜竊國家和人民財產的孟賊。各級經濟機關之所以存在這樣嚴重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這些現象之所以長期未被消除，反而日漸發展，就是因爲這些部門的許多領導幹部受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思想上陷於麻木狀態的緣故。

今天本報發表的大貪污犯薛崑山竊取國家機密，指揮他自己的商號盜竊國家資財的罪行，就是資產階級在國營企業裏進行破壞活動的明證。薛崑山本來是一個只有二百疋布資金的普通皮毛商人，一九四五年經人介紹與國營貿易公司合營皮毛棧，在解放戰爭期間，由於這個皮毛棧獲得了一些發展，並於張家口解放後將資金與利潤交給人民政府，因此就取得了貿易部門的領導同志的盲目信任，鑽進了國營貿易企業，竊取了皮毛公司業務處副處長的重要職位。他在表面上是國營貿易企業的幹部，實際上在經營他自己的企業，利用職權，洩露國家機密，投機倒把，波動物價，囤積居奇。據初步統計，三年中他竊取了國家與人民的資財達二十餘億元。薛崑山案件的教訓告訴了我們，資產階級對於國營企業的進攻是何等陰險，何等毒辣，造成人民財產的損失是何等嚴重；同時也告訴了我們，領導幹部在思想上對資產階級的進攻缺少警惕，思想上呈現

摩瘁狀態，對於國家和人民會造成何等重大的損害。

目前在國營貿易部門和其他國營企業中，像薛崑山這樣的資產階級貪污破壞分子還有許多。其中有些已經開始被發現，有些可能沒有被發現。至於被不法的資本家勾引利誘而出賣國家與人民利益的人則為數更多。薛崑山案件的教訓告訴了我們：一切受到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對於資產階級的進攻缺少警惕性的領導幹部，必須猛醒過來，清楚地認識目前資產階級向國家經濟機關進攻的情況，提高警覺，發動羣衆，對於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舉行一個堅決的反攻，堅決肅清資產階級在國家經濟機關中的破壞活動。

一切國營企業是我國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是保障我們的國家勝利地走上工業化建設道路的有力武器，必須用一切必要的方法來保持它的純潔健康，發揚它的戰鬥力量，決不能容許資產階級對它的侵蝕。因此，一切大小的貪污案件必須充分揭發，按照其罪惡性質輕重及貪污分子坦白悔過的程度分別處理。對於一切罪大惡極的大貪污犯，必須予以嚴厲懲辦；對於一切潛藏在國家經濟機關內部進行破壞活動的資產階級不法分子，必須堅決加以清除。我們應該設法防止不法的工商業者混入國家經濟機關中來進行破壞活動，應該設法消除資產階級繼續對於國家經濟機關侵蝕的可能性，以保護人民的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國家建設事業的勝利前進。在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國家經濟機關內，一切資產階級的腐化墮落思想都必須受到嚴厲的批判，不能聽任其傳播；一切投機取巧剝削羣衆的經營方法，都必須堅決加以拋棄，不得採用。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國家經濟機關的純潔性，才能改善國家經濟機關和廣大人民羣衆的關係，使我們的國家經濟機關真正成為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進行經濟建設的堅強力量。（轉載「人民日報」社論）

在北京公審大貪污犯大會上的講話

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

同志們：

今天這個大會很深刻地說明了三個問題：第一，大貪污犯對於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事業，首先是經濟事業的危害是很嚴重的，我們對於這種情況，不能沒有足夠的估計。第二，資產階級向我們進攻的事實，已十分明顯，不能有任何麻痺。第三，大貪污犯的出路，已經十分明白，不能再行猶豫。我現在就分別來講這三個問題。

（一）大貪污犯對於國家經濟事業的嚴重危害性

同志們聽了今天大會上的檢舉和判決報告之後，首先一個強烈的印像，自然是：被這些貪污分子所貪污掉的國家資金，對於我們是一個嚴重的損失。這些貪污分子直接貪污的數目，都在一億元以上，薛麓山則貪污了二十三億。如果把被貪污的錢加起來，單單中央各機關，至少可能有一千億元左右。到一月二十九日為止，中央各機關已經破獲大貪污犯一百六十一人，有了明確對象的還有二百零二人，再加上一些可能的線索，總計至少有四百到四百五十人。這些人貪污的總數，至少要達到一千億元左右。至於中、小貪污的數目，還沒有計算在內。一千億元有多大的價值呢？可以買一億斤糧食，可以買八百萬元白洋，可以買十萬兩

黃金，可以供給二十八萬人吃一年，可以買三萬紗錠的全部設備，可以買六十六架戰鬥機，可以買十萬担棉花，可以買三十四萬五千疋細布。這還不是一個小的數字。如果把全國貪污分子所貪污的數字，都加起來，應當不是幾千億元，而是幾萬億元。這些錢可以辦十個左右的最新型的容納兩三千人的大工廠。但是，大貪污分子對國家所造成的損失，主要的還不在於所貪污的絕對數字，而在於因為這種罪惡的貪污行為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經濟上的損失，這種損失，往往很不容易計算，但是毫無疑問，這種損失要比被貪污掉的數目大幾倍到幾十倍。比方薛崑山，控制了國家機關內皮毛收購的地位，同時又在北方各大城市開設了十九家皮毛店，他把皮毛貿易上的一切好處，都歸給他自己的商店，一切的損失，都轉嫁給國家。這種損失就不是幾億元的問題，而是幾十億上百億元的問題。又比方宋德貴，爲了貪污和奸商勾結，把中央公安部行政處長可能得到的經濟情報和交通運輸上的各種便利，都給了私商，甚至彼此溝通，假造各種單據。這種損失究竟有多大呢？毫無疑問，要比宋德貴貪污的數目大得多。如果把三年來全國各地貪污分子直接貪污的款項和貪污所造成的損失統統加起來，應當是一筆驚人的數字。

貪污分子中破壞性最大的，是隱藏在我們內部的經濟上的奸細。這種人在不法的資本家指使之下，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有計劃地盜竊國家資財，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盜用國家資金，非法取得交通運輸上的便利，實行走私漏稅，這種人往往在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麼貪污行為，實際上貪污最多，給我們的損失最大，是我們國家和人民在經濟戰線上最危險的敵人，我們對於這種人，應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有些人覺得，我們對貪污犯的進攻太張揚，太激烈。他們覺得可以比較溫和地進行這一類工作。這是對貪污的危害性認識不足的表现，是一種右傾的情緒，這種情緒，應該加以反對。

(二)事實證明，資產階級會經而且正在向我們進行猖狂的進攻

今天大會的事實，充分證明資產階級會經而且正在向我們進行猖狂的進攻。到今天，還有許多不法的資本家沒有悔過自新的表示，也就是還沒有放棄進攻的表示，這是全國人民必須嚴重注意的現象。

有人說：「在人民民主的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已經處於領導地位，資產階級雖然是四個朋友之一，但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不處於決定性的地位，根本談不到對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發動什麼進攻，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現在大叫資產階級進攻，顯然是無的放矢，或者別有用心。」

這種論調，最低限度是一種十分幼稚的說法，事實上是為資產階級的進攻作辯護的。毫無疑問，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是居於被領導的地位，他們應有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地位，已經有共同綱領加以規定。三年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比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二十幾年中，得到了空前的利益。這種情況，一方面說來是和我們整個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的狀況相適應的，這也是應當的。但是，另外一個方面，資產階級中有許多人並不按照共同綱領所規定的軌道，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總原則下，經營自己的業務。他們在自己的經濟力量比較壯大、政治上有了有一定地位之後，就不願意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範圍內循規蹈矩的活動，他們企圖在經濟上按照資本主義的道路無限制的發展，他們想盡一切方法來削弱國營經濟的力量，這就是說，他們不是企圖在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下面發展自己的經濟，而是要和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當然，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經勝利、工人階級在全國範圍內的領導權已經確立的今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明目張胆地、有組織有領導地、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和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許多不法的資本家却企圖在許多部門、許多企業、許多地區中，和我們爭奪這種領導權。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領導

中國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條件，在人民中也沒有多大的威信，所以這種關於領導權的鬥爭，他們一般的不是用公開爭奪的方法，而是用暗藏的同時也是卑劣的鬥爭方法，也就是從國營經濟內部來削弱來控制國營經濟的方法。爲了這個可恥的目的，他們往往派一些人到我們內部來，或者從我們內部拉一些人過去作他們的走狗。今天被判處死刑的薛崑山就是資產階級派進來的典型之一，宋德貴則是被拉過去的典型之一。但是不論薛崑山也好，宋德貴也好，當他們接受資產階級的任務進行工作時，他們已經不是中央貿易部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的副處長和中央公安部行政處的處長，而是穿著國家工作人員的內衣的不法資本家的代理人，他們在工作崗位上，不是忠心耿耿地爲人民服務，爲我們偉大的祖國服務，而是爲卑鄙醜惡的不法的資本家服務。像宋德貴那樣的共產黨員，早已可恥地叛變了自己的偉大的工人階級，成爲資產階級的奴才。他們最信服的人，不是共產黨，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解放軍，不是工人階級，也不是毛主席，而是那些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假公濟私、腐化墮落的資本家。他們所霸佔的國家機關，實質上已經不是由共產黨、工人階級來實行領導，而是被不法的資本家篡奪了這種領導權。這還能說不是資產階級向我們進攻嗎？

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對我們進攻的方法，還是十分猖狂和卑鄙的。只要看一看他們向我們進攻的方法，大家就會明白。前面說過，他們向我們進攻的方法，一種是派人到我們裏面來。他們是怎樣派法呢？從許多情況看來，他們往往採取一些下流的方法。有些資產階級代表，在資產階級內部本來有相當高的地位，如經理、副經理等，爲了鑽到國家機關內部來，他們可以充當汽車司機、小辦事員，然後逐漸向掌管經費、物資以及經濟的要害部門發展，只要能當上一個採購員，或者倉庫管理員，或者計劃部門的科員、辦事員，或者修建部門的監工員，他們就在這些地方進行貪污腐化的活動。他們好像是資產階級插到我們國家機關和經濟部門的吸血蟲一樣，無限制地損害着我們國家的經濟事業。等他們的地位逐步提高以後，例如薛崑山這樣，

他們就在更大的規模上放肆地向國營經濟進攻。現在許多機關都發現了這種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我們國家機關內部所造成的難以估計的損害。這是一個沉痛的、永遠不應該忘記的大教訓。

資產階級派進來的人所造成的損害，在許多情形下，還沒有拉過去的人所造成的損害大。因為被拉過去的往往是所謂「老幹部」，他們地位較高，權力較大，貪污的胆量也大。資產階級拖他們下水的方法，一般首先是利誘，最後加以威脅。利誘的過程大體是這樣，首先是散佈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宣傳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生活方式，刺激我們幹部的物質生活慾望，然後讓他們學習請客、送禮、吃回扣、拿佣金，再進一步就讓他們作個別的比較大的貪污活動，最後，則是用入股、分紅、開廠、設店、拿乾薪、招親等方法，另加若干威脅，把我們一些立場不堅定的幹部在祕密狀態下拖入了奸商集團，使這些人蜕化成為隱藏在我們內部的、聽資產階級指揮的經濟奸細。宋德貴就是這種類型裏的一個。

在這些活生生的慘痛的事實面前，還能說資產階級沒有對我們作過什麼進攻嗎？還能說以反貪污作為主要內容的反對資產階級進攻的運動是多餘的事情嗎？同志們，這不但不是多餘的事情，而是十分重要十分緊迫的政治任務，我們必須把反對資產階級進攻的鬥爭進行到底。

（三）大貪污犯的出路

現在來談一談大貪污犯的出路問題。前面說過，大貪污犯不管是派進來的或者拉出去的，都是資本家的走狗，都給國家和人民造下了嚴重的罪惡，都是國家和人民的敵人。屬於經濟內奸性質的大貪污犯，即是我們最兇惡的敵人。那末，大貪污犯是不是統統沒有出路了呢？不是的，人民政府對於犯了大貪污罪的人，是為他們保留着悔過自新的道路的。今天大會上最高人民法院沈鈞儒院長已宣佈免除大貪污犯夏茂如、杭致

組兩人的刑事處分，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夏茂如、杭效祖兩人都是技術人員，他們之所以免于刑事處分，是因為他們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響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號召，完全自動地並且徹底地坦白了自己的貪污罪過，而且採取了積極的行動，檢舉他們所知道的其他人的貪污行為。夏茂如檢舉了七個貪污分子和十幾家不法商人。杭效祖在香港起義時發生了貪污行為，在去年整風學習時他即已自動坦白，但領導機關未及時處理，此次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他又自動坦白，而且平時工作比較努力，有若干創造發明。所以只要能夠自動徹底坦白，並且堅決地重新站在人民方面來向資產階級的進攻進行反擊，雖然是犯了大貪污的重罪，仍然是有前途的。如果不自動坦白，或坦白不徹底，又不能反貪污的鬥爭中立功贖罪，則不能受到夏茂如、杭效祖那樣的待遇，而應當受到應得的刑事處分。雷亞卿判處十五年徒刑，就是這種例證。王丕業和夏茂如一樣，是個建築工程師。他在此次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中幫助人民政府檢查出許多營造業奸商的偷工減料行為，追回金額共達八十餘億，算是做了贖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貪污罪不是自動坦白的，而是被迫說出的，故應處以五年徒刑。又因其坦白尚徹底，並已立功贖罪，故予緩期執行，以觀後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職處分。孫建國原是共產黨員（早已開除黨籍），又是革命軍人，竟敢勾結私商，貪污受賄，本應嚴辦，姑念他在此次反貪污鬥爭中完全自動坦白其罪行，並幫助人民政府檢舉奸商，故處以十年徒刑，緩期執行，以觀後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職處分。夏茂如、杭效祖，則均應給以降一級使用和記大過一次的行政處分，以示懲戒。至於饒薛崑山、宋德貴那樣罪大惡極的大貪污犯，和上述五人的情況均不相同，故必須處以死刑。一切大貪污犯都必須明白：你們有了大貪污行為時，即已犯了嚴重的罪過，就應當受到國法的制裁，但是，如果你們自動徹底坦白，真誠悔過，退出贓物，並能在反貪污鬥爭中立功贖罪，就能減輕甚至於免除你們的刑事處分。所以，在政府對你們宣判以前，刑事處分的輕重以及免

除刑事處分與否，決定於你們自己的態度，在這一點上，你們有完全的主動權，你們應當清醒地辨別你們自己應該走的道路。

那些拒不坦白的大貪污犯，應當從此以後清醒過來，你們不要再迷信什麼「攻守同盟」，不要以為訂了所謂「攻守同盟」之後，就可以永遠保持你們貪污的祕密。這首先是不應該的，同時也是不可能的。「不應該」的道理是很顯然的，到現在這種時候，還訂什麼「攻守同盟」呢？所謂「攻守同盟」必然有「攻」有「守」，你們「攻」的是什麼呢？是偉大的祖國，是勤勞勇敢的人民，是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工人階級，是偉大的農民階級，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是有崇高威信的中央人民政府，是最可愛的人民解放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而毛主席就是這一切的總代表，你們「攻」什麼呢？這種進攻是最反動的、落後的、卑鄙的，我勸你們趕快停止你們這種進攻。

還有所謂「守」，你們「守」什麼呢？為什麼而「守」呢？表面上看來，你們「守」了這種貪污祕密或者那種貪污祕密，「守」了這種贓款或者那種贓款，「守」着這本假賬或者那本假賬，實際上「守」着少數不法資本家的利益，你們以奴才的地位保持着對少數不法資本家的忠誠，還有什麼價值呢？特別是在革命已經勝利的中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即將開始的中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已經在望的中國，為少數不法資本家的利益而守，為貪污而守，有什麼出路呢？這種所謂「攻守同盟」，是最愚蠢的最反動的「攻守同盟」。保持所謂「攻守同盟」，不僅是不應該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貪污的目的不過是爲了「錢」，「唯利是圖」的人能夠談得上「信義嗎」？你們有什麼法子保證不會有人自動坦白或者被人攻破呢？

過去有些大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多數是因為怕死，現在有了可以不死的路，我相信許多大貪污犯是會願意徹底坦白的。過去有些大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特別是一些經濟內奸性的大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

白，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以為政府不容易找出他們的材料，特別不容易湊滿一億元，他們就企圖這樣來逃脫大貪污犯的處分。爲了打破這種人的幻想，政府現在規定：只要貪污的情節嚴重，並有了確實的證據，不管他本人怎樣拒不承認，滿一億元或者不滿一億元，都可以定其爲大貪污犯，判處死刑。

一切大貪污犯，都應當在死刑、徒刑、免刑之間，選擇自己的道路。中央一級坦白截止期，根據有些單位的要求，推遲至二月十五日爲止。這是最後的機會，希望一切大貪污犯不要失去這一個最後的時機。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今天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某種極進步的一面……他們中間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參加過或同情過人民解放鬥爭，解放之後，他們逐漸參加人民中國的建設，並在國家的領導下，發揮着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於他們與帝國主義的、封建的、官僚買辦的經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中國資產階級本身也同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具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本質。

——周恩來副主席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的報告

天津日報發表社論

嚴斥工商界中不法分子的謬論

天津日報十五日發表了一篇題爲「全市工商業者積極行動起來，開展反行賄、反偷稅、反詐騙國家財產運動」的社論。這篇社論嚴厲駁斥了天津工商界中一部分不法分子爲了抗拒這一運動而製造出來的幾種謬論。

天津市羣衆性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現在已開始進入高潮，規模十分宏大，氣勢日趨猛烈。參加運動的機關工作人員有五萬多人，其中許多手脚不淨的分子已經交代了自己的問題。數十萬工人已經勇敢地行動起來，店員們在幾天之內就檢舉了一萬四千多件不法商人行賄、偷稅、詐騙國家財產的行爲。市民和學生也開始投入戰鬥，出現了許多動人的事蹟，如妻子勸員貪污的丈夫坦白，兒子勸告行賄的父親坦白等等。工商界中也開展了反行賄、反偷稅、反詐騙國家財產的運動，許多人已帶頭進行了自我檢討。但是目前仍有不少不法商人到處探頭探腦，打聽風聲，猶如玩弄陰謀，裝模作樣，有些人更製造出各式各樣的「理論」，傳播出去，企圖造成一種「輿論」，用以掩蓋自己的錯誤，阻撓別人坦白，來破壞這一運動。

工商界中的一種謬論是：「『三反』運動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內部的事，怎麼『反』到我們頭上來了？」社論駁斥這種論調說：不反則已，要反一定要反到你們頭上。還是因爲你們不但與貪污浪費行爲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常是這些犯罪行爲的直接責任者。如大家所知道的，貪污、浪費及官僚主義，在無產階級自身是

不會產生的，今天所以產生了，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結果。因此，要徹底剷除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就必須以「釜底抽薪」的辦法，連同資產階級這種腐朽思想一齊反掉。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本質上就是對於資產階級在三年以來向着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向着革命的工作人員所舉行的猖狂進攻，來一個堅決的反攻。

「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方針變了！」社論在駁斥這種謬論時說：方針並沒有變。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從來就是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在經濟上，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的發展生產的積極性，是聯合的政策；而對資產階級投機操縱、破壞政府法令與經濟計劃的行為，則又是鬥爭的政策。在思想上，我們承認資產階級思想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內的合法地位，同時，必須批判其思想中落後的腐朽的部分，指出它對於人民民主事業的危險性，並力爭與鞏固工人階級領導思想的地位。如果說今天與過去三年有什麼不同，只是我們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作用警惕了起來，同時希望他們自覺地進行自我改造，以便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順利發展。

「幹部是革命的，工商業者受的教育少，只能百分之六十地執行政策，不能要求工商界百分之百地執行政策。」對於這種所謂「工商界特殊論」，社論批駁道：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愛護公共財產、嚴懲貪污、取締投機等等，在共同綱領中都有明文規定，而共同綱領是四個革命階級的代表人物共同舉手通過的，大家一致擁護的！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工作幹部固然要認真執行，全體國民也必須百分之百去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有的工商業者受的政治教育少，這是事實，正因為這樣，所以更希望他們在這一運動中，能夠得到教育，得到改造。

「行賄是習慣，自古已然。」這是另一種謬論。社論尖銳地指出：這是剝削階級從舊社會帶來的壞習

慣，這個「習慣」的目的不是爲了別的，只是爲了損人利己，營私舞弊，牟取暴利。因此，今天我們必須肅清這種禍國殃民、腐化革命幹部的壞習慣反掉。

「行賄是迫不得已，行賄與受賄不能同等論罪。」天津日報分析道：絕大部分的行賄是不法商人主動作的。因爲大家知道：在老解放區，一般人員並沒有貪污腐化的壞思想、壞作風，而是在入城以後，由於不法商人用糖衣砲彈來攻擊，某些幹部才腐化了的。這些不法商人行賄的目的，是爲了勾引幹部大量竊取國家財產。「將欲取之，必先予之」，這正是不法商人發橫財的基本手法。

「官不打送禮的，今天做生意真難。」這種荒唐的說法是把人民政府和過去的反動政府惡意地混淆了起來。天津日報嚴正指出：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貪污與政治密不可分。那時的「官」不僅不打送禮的，而且誰要是不送禮，必定受到「官」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是爲人民服務的勤務員，廉潔、樸素、刻苦奉公，是他們應有的品質。向他們送禮行賄是非法的。「今天做生意真難」，對那些慣於行賄、藉以詐財的不法商人來說，確是如此，但對正當的工商業者來說，今後的生意則是更好做了。

此外還有一些流言，如「敬茶處罪論」等等。有人說：「幹部到你這裏買貨，你如敬以煙茶，就算做行賄、就要治罪。」社論斥責了這種說法。社論指出：講這些話的人，如果不是幼稚病患者，就是野心分子企圖擾亂人心。社論說：敬茶敬煙是屬於普通應酬性的，不應以行賄論。即使有小量的行賄，其目的只是爲了拉攏主顧，並非要詐騙國家財產，只要他們改革此類陋規，也可不再追究。總之，人民政府對正派的工商業者，是團結的方針；對那些有些缺點的人，只要他們能認識錯誤，決心改正錯誤，人民政府願意幫助他們愉快地進行改造；只有那些堅持錯誤的不法商人，才是堅決打擊的對象。

最後，社論寫道：現在共產黨的組織、人民政府、人民團體、各個企業部門的坦白檢舉運動已經進入高